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爲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劉霄牓登科仕未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潛

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祗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烟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遷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

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即位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因爲所親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徒以先君子奮世不及通顯故强顔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髙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廕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箢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决耶君不得已起

調得監方城税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
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
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為人誠實樂易
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
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賔
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
識與不識皆為之嗟惜名士赴弔者數十人其得人心
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内助之効封濮陽

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旣冠而卒曰綽曰綰曰續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黄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閽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

卒不能以自濡莞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法也歟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謁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譔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敢辭乃為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

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㲄之黨廢於貶所田初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别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搆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為朋黨誑眛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徹以廕補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禀

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為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横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家事不問惟日

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懐中纊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

李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為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為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今當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為病者蓋心魄既喪猝為譫疾所乘嘗糞為甘嗅足為香口鼻耳目皆失其所守而不自知譫疾不已矯亢

忌嫉合而為聖癲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為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讎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為人所食者凡為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恤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

語有之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又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葢聖人之所惡又其所
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類交亂四國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為天下所
咀嚼死為海内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吕諸
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温公黨為耻
又欲以黨禍絶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
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為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

歟銘曰

善為吉先壽為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盍嘗以家為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叅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為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忍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

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謨益甫子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為次論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為隰州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宗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齠齔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

所立殊以為憂及父没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舉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楨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為賙贍有間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

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衆曰諾乃安集境内還倅於州羣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為官長者君義而却之明年大飢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夘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内助之力為多君殁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紿

兵士言我主婦蓄財所在當盡指示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為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禄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駡不絶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即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令為真定祭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為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廕祗候承奉班諸孫皆

尚幼孫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為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亡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千户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為農家

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禀沉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
射志膽堅决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
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令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
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俠遊燕趙間貞祐南渡河
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令萬户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
山之東流堝別自為一軍及張君副經畧苗公道潤承
制封拜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
由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

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堝下諭公使降公慼為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為爪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為保全益以心腹倚之宋將彭義斌既破東平随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為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鋭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義斌懾馬武仙刼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為金張公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

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鬬志吾邀擊之取獸於穴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别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单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懽南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畧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鬬衲軍敗走塡壓山谷間無慮數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

之獲軍資甚衆城中軍突出將爲掎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爲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事巴薩攻圍衛州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

戰功㝡多乞加寵擢於是特恩以寳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户自是愈自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黄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募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歎而就安安出于翼賛者為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以為知禮壬寅秋丁内艱適在病中比襄事哀毁骨立

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録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為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曰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户賈某早卒次女繼馬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美須髯舉止詳雅有素官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

共為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黄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鋭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黄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為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寛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問知為士人即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執禮者今眞見之常以時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見之

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為賙給負債則往往折劵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敦龎耆艾五福具備今禄不酧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所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莩之末以神道碑為請乃為件右之其銘曰

沈鷙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為資成周既

東日薄崦嵫志横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顔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爪牙方張而傅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湍堅陳枯株名城殫九有來創罷草膚靡完豺狼荆棘挈之安安我恩我威爾煦爾寒疾痠剛癉孰我敢干北方之强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刋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兮累將憂戞乎厥初之難

千户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嚮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之事涖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怪惟侯在軍旅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雅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為冠氏人

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饑發
粟振貧爲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
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于王事
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爲大
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
縣酒罷官歸遂爲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
洺水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克冠氏令耕稼旣廢
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

大行臺特進公于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隷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揺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斌於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為義斌所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

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每戰每勝氣不少衰某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朝於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黄龍堽失利將佐千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户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黄間被病還以庚

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於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賁亨桑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達爾嘉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笞一人誅殺不論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爲賙卹之脱之于奴虜活之于屠戮者前後不勝筭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意也

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内獨為樂土賔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歎以為俠之材葢有大過人者矣大槩俠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薫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賫志以殁此有識之士所以

深悼而屢嘆也孫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庚寅朔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於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為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别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别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為之碑而系之以

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秉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迺進登樹之旂旄冠汝懲大縣萬家既分崩疲癃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逋亡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纊繒賔禮師儒講顔曾奕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逼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翳誰弘之侯所弘仁心爲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爲除之又孰乗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

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余方客東平載之盛爲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宋文卿東光向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大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于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藉又京國之儁飲既洽談謔閒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懽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

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懽心以故
来哭者皆為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於予曰先人得
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
磨滅耶予即為叙其生平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
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黨者因而
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
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累至公府掾上黨
公開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

臺嚴公偕國兵畧地上黨公選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
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
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
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尋有譖于行臺者以為載之多斂部民金而私貯之行
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懷遠
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
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

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粮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歸乃刼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叅佐諸人又為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還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賔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預浮沉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即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為進士

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瘞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爲鴟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虚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溘死中涂他人是娱顧雖不死殆暴𦞦露骼鬼籍而强行者歟

遺山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遺山集卷三十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衆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婿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為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

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為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猝為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隷馬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遥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

反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户將自經侯排户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

子佗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邳于
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望人
有彵怨者率以不測為憂侯曲為營護使得自安至於
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貫貸末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
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註誤萬人已會諸鎮兵
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
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
毋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捄乎先相

惻然感動爲之别白故悞剖决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
繒贖之故被俘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
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遥授鄒平齊
河兩縣令褱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羃官宣武將軍癸
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殁
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脩展省之禮立新
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涖事以捴府
都提領出爲臨淸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懐遠大將軍

遥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揔領以便之甲寅
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
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
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哈塔氏
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
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讓其
幼在室孫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
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

有濊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銘曰

欝欝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戶直前噍類奈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

摩曾是殿屎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興
哀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竝青
社爲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
神理爲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
者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爲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
考榮皆隱德不仕君資禀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

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祿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為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為比大名彭義斌乗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衆守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為長强之而西公遣騎卒告難于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賛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

即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鬬大名軍遂潰義斌授死無所尋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畧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廵捕事公猶以賛皇之功為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已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録事君涖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閑復都指揮使及廵捕事未幾以疾告公

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不凡命代父任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欒珍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孫子等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黄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為請

按康侯所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兖人劉德潤其一潞人閻載之德潤仕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殁泣為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望曽大父以来皆在未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殁君為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落魄嗜酒身没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為塟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填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

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譔述其不朽也必矣尚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夭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强為論次之其銘曰

鷙勇兮翩翩纓緌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必前魏冦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閒知掎角之權材官蹶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驍然鬱鬱佳城碑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貴彼下泉顧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禄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令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隷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幹局為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永安令還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侯及從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脱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

季弟五路萬户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啓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以侯為節度使兼趙州管内觀察使已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叅謀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為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末有諱匡頴者官至静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

內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釁仕於宋皆至通顯金
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為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占
籍焉雖譜牒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蓋如此振玉
之曾大父仲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資倜
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
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為人知義理排
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塟鄉里振玉之考
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北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

藁殯所在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既絶感愴霜露殯身無及向辱我公誤知承乏大郡安習既久眷焉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之南原為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奥氏物故因從祔焉維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為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予北渡河時過慶源闔廟學

之盛佗州郡莫與為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為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兩煉師及參佐諸人亦皆稱侯蒲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讐之義奬厲士卒輯穆同異禆益之力為多祐㳺慶源戶不能百為之披荊棘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羣盜時出剽畧侯深入搜討州

境晏然及入為叅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皷舞迎勞歌謡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敕怨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效者率以侯為稱首予竊歎之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衆將之族靡滅所存曽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汩没於奴隷寒飢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朞功羣

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涖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愼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為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難所以致之者為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為尤難予閱人多矣長劒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

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構矧肯堂有任其責者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壯漠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克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家置萬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

演招堯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為邑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黜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宏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控弟顯軍民

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為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為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城俱陷槩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隸今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効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擾敓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為公所録假之旌節

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殯昭穆具舉松檟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歎天錫無所似肖蒙賴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為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曽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家所有

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賔客好施予貧乏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絶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為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㴱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秉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

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子樂為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尚内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為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捣斥如媵侍陵轢如因虜井臼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僭奪

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既没之後埊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為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况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强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禄方来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

之今為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
揔管事宣授行軍千户官鎮國云戊戌歳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為獲鹿人曽王父明王父
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
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
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為本縣尉及縣改西寧
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為令經畧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

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為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舊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為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鑿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其勇以為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廵山軍民千户恒山公仙壁雙門遣别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户親以軍守之隘

狹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為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為齎助以紓焚刼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

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歛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曰伋次曰某孫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窆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為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賔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欵椎牛釃酒與相娛樂下逮廝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

人某人契分款密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為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為昆弟不敢以爵齒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為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惰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槩之初監軍沒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十年於今伋輩既冠婚矣公念為叔父所保養生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為感

動經畧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為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恵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壊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為讎敵血戰於錐刀之下顧肯以大縣萬家推之羣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為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為之銘云

重甲兩鞬馳突翩翩唯勍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虵矛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劍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橐橐西山逋逃之淵刁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為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敝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絕焉同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於禮服之羣從釋銅墨而自捐戒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

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

以信無窮之傳

兖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還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為墓銘曰

始還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為兄弟王之

殁今十年遺女孫弱藁殯不克舉還將以今年三月十

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為誌之予謂朋友

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為不多

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
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
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叚武人也而能學
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禄北京興中
府人世為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
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五翼軍以功
轉總領凡行臺畧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

兖州軍州事為人資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濵壽其塋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䰟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乚一同異挈全

覲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懐黄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龎福艾之士然乘時𡍼起傲倖萬一舍短取長為公所録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時拊羅瘵之民恒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賔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効公之儉弓刀舊習為之一新盖德風之所

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敘雄夸而信厚拯餓推食臨深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為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壑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

家子係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勢淪敗它師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倜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屻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衆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為屯田經久之計濟南

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
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黄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
為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
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
時劉慶福者猶為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
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
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以兒子畜之
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捄止多所全活祖

徠山司仙統户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輙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産至婢無完裠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爲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諠浪不爲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

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迺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旣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塟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為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

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
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為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
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令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
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胥求代
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為不亡矣黄金滿籯何足
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策勲卿子冠軍收之桑榆
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考於斯文

遺山集卷三十

遺山集卷三十一

金 元好問 撰

墓銘碑表

清凉相禪師墓銘

清凉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琇殁後遂虚席久之西岩德来居德輩流中號為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為之護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盖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

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壯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為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禪師来清凉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賁雄相夸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閒清凉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盻而雲山為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為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遂讀内外書凡十年

多所究觀聞虗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虗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凉師勤於接納有諮决之者為之徵詰開示傾困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寂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義曰喆而為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令嗣師席曰静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凉并録一

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以狀来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来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来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横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戩名牓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款殁後歲時祀之予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峰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為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

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静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蹶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根乃為石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為人欵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怫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専一而

靜則決不可入世間學謾廢日力耳及自為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為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殁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為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詩有斆暮詩有筒潛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虛舟莫知所窮嘗試臨西溪揖層峯萬景前陳而白塔屹乎其中悠然而雲冷

然而風頽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為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殁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

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為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為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吾為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既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他靈異甚多此不具録起塔於普照華嚴

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弘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浄蓮求予銘其墓蓮即道學郝葉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媪及諸弟如漢上龎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為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為大法舡

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鬱然靈塔相望

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為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徃在鄉里時已棄家為佛子遭歲飢乃能為父母輓車就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殁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詣師求講法界觀明旦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盌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墫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為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

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岩石間出一泉衆謂純
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為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
今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
逃之然後為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
一出家于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且戒受義學
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来南陽主崇勝之觀音
院住靈山為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
日壽六十四示寂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為上

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為詳
托予銘其墓予以劉為不妄許可者乃為之銘銘曰
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㵎沸天花
紛孝聲香如世普薫何以表之今有文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
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
絶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

復興甚之會有為非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
為尹所構凡所與往来者如雷淵希顔王之奇士衡辛
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綱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
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逋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
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
渡故人劉昂霄景元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
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
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

取莊周列禦冦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緼藉見名其礴礴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翿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晝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来菘山者云伯英真為黄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於亳之太清

宫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塋之始祖堅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塩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堉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覂駕犢健破車覊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攫遂

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虚大師于公墓碑

有為全真之言者衞致夷狀其師离峯子之行請予為墓道碑曰始吾离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塗遇昏莫即止風雨寒暑不恤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

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鄉峯子行丐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甞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藳秸而過者藳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偏通内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寛博世俗毁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

解衣輟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宫賜紫虚大師离峯子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冲將以某年月日塟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章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葢嘗望見离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离峯子亦嘗寓書求予為録章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冲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濟

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頴脫縛律自解心光晅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為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

為然者予譔吏歷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倡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黠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内翰敏之禹峯子舊也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柢塵中幾蜕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宫商而責渾沌之䵷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髙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顔淵辛敬之愿劉景元昂霄其人皆天下選

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黄冠以殁張子所敬而孫子所愛也二君子且然子於离峯子何疑哉乃為之銘离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挑花平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宫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㴩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离峯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鼉蛇視身寇讐自于罝羅樂有加耶

年可遐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名来天和急而張之弦絶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谿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趍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闗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為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日来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随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逕往入陽臺宫道衆問所以来師具言道衆駭其為異人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為香火童子八年乃

歸父母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禀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為懷而内敏殊甚閒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来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為崇建規制峻整遂為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藉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為哀丘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閲二十九年顏渥丹須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

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龎耆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冲等為植碑予用所知者為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為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龎耆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偽而淫采我悃愊而無華道如

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沖虚大師李君墓銘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滅為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乗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彦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

經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推重父諱㬉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琱斲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𨿅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禄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

之厭其推墮滉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壯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畧數語即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為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絡絶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

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烟霞録繹仙婺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頴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讎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絶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寶藏既成之五月為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

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于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玄者復自濟上訪予新

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為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元坤軸旋壞刼欲墮未開前道山絶業當時傳百於茲豹了大緣若有人兮静以専嚮也易老固初筵玄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志孰我堅綱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黄研琅函瓊笈閟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益上遷乃今出餅鳥飛翩安常處順古所賢死

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

為復延康轉靈篇為復蕋珠參七言為復虎書校三

元為復逸度論九玄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名鶴

千年我相夫子非碩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三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

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峰周君伐

薪供水執役不少懈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

諸方至醴泉與同業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絶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圜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豳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禀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為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

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殁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闕輔署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為經度之是為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命駕西還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王峯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于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静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為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迄功將就

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强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

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為筌蹄况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乎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為之銘其銘曰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闗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抜本而塞源盖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為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磵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已求志有可以賛清浄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質冲逺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溪党公世傑黄山趙公文孺黄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

為君作賛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道世為汾西人父以醫為業母管氏姙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歳入道師冲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秘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鶱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

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籙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賛詠名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亹亹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衞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為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

加號通玄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
還居鄉邑因自號玭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
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
避兵清涼山一日布卦得剥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
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為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
歸乎朝家以我為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
而輩第往毋念我為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龕下怡然
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

元慶等奉公衣冠塟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
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蕭鍊師公㴱所録事跡以墓
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譔述
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
為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
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為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玄畀之玄綱相彼少微
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

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燕處之常巨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為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凉千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蔵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為虞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為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

事玉峰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
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
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
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
也中條靈峰觀唐賢羅道舊隱歲久頽圮不庇風雨先
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
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為
葴雲道院先生因以葴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

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内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為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寵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已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為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塋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

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餘輩
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
甚衆兵後歲飢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
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
醮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
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
院見吾子名氏却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
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

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畧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
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
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
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畧釋列子章
句莊子畧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內鄉致中介於
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閑閑
公亦以為言并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
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吾州邦彥先生鄉

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為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為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為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接乃溫兮其玉如以君為黃冠師耶合煉之刀圭襬襘之綿絕又非句漏令冠讖之之徒況乞靈於綠囊進技於黃襦勸義人倫之先晝驩

敔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絶學我傳宿惑爾袪以君為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為𨕖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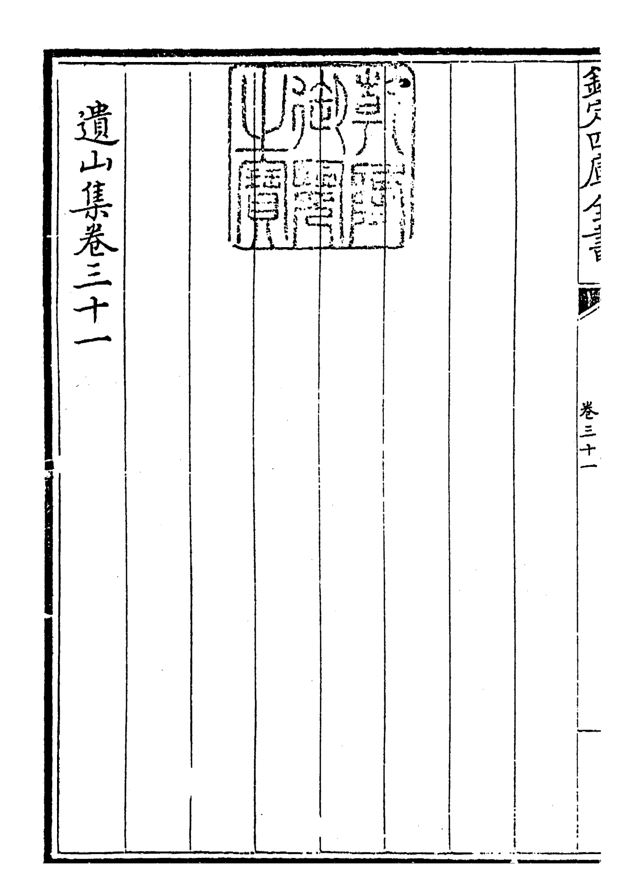
告山贇禪師塔銘

龍興汴禪師為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贇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贇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殁

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孜按至於卒塟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贇出於兖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嵫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頴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叅扣詰洞見深秘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師即大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為諸方所重再住兖洲之普照州倅

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内典與師為淘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為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為門户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譔述為請幸吾子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虚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

亭直上不爲震風淩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残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輕傍時貴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篋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来循流溯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贊公遺事故兼及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集卷三十一